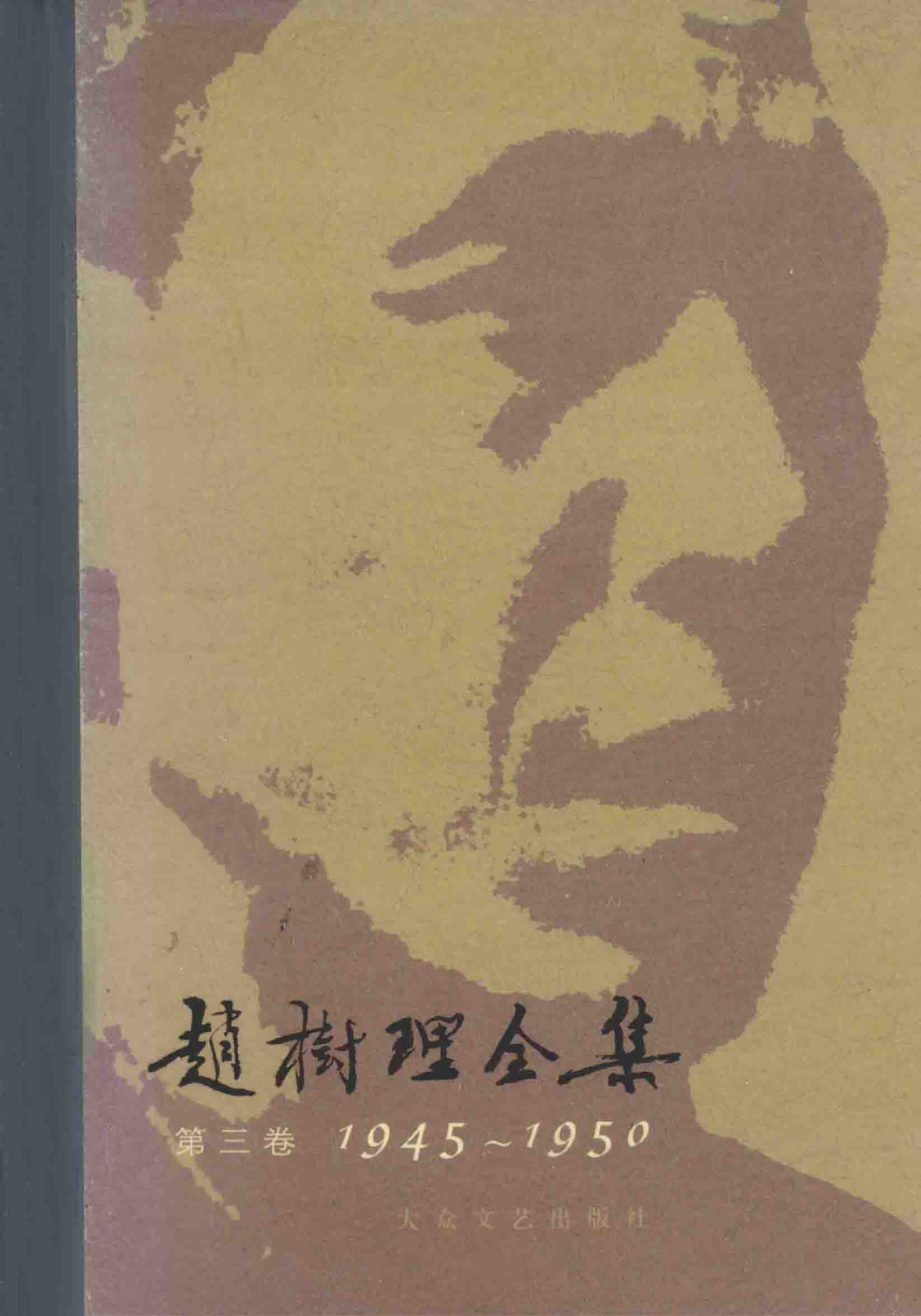




趙樹理全集

第三卷 1945~1950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45~1950

趙樹理全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全集》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范堆相 范守善 郭台铭

主 任

李雁红 夏振贵

副主任

石正民 赵魁元 张晓峰

执行编委

闫安辉

编 委

常国荣 常广志

王克平 郭国元 贾大一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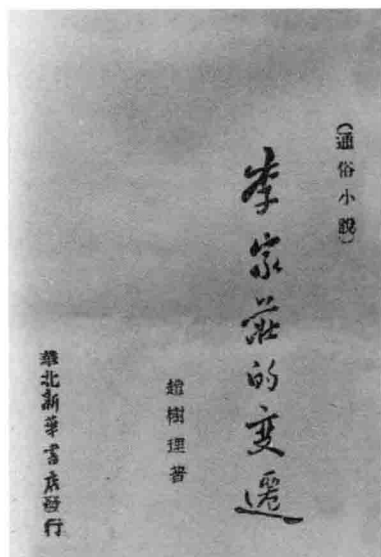
董大中



赵树理



赵树理与陈荒煤等合影（1947年）



《李家庄的变迁》封面两幅

日译本《李家庄的变迁》封面及封底





《福贵》封面

出版说明

一，本《全集》收入作者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作品五百余篇，近年来发现的作品约有四十篇，其中有些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有些原来无法肯定的作品，已予以肯定。个别改作，不再收入。

二，本《全集》采用编年体，共分为六卷。第一卷，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第二卷，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第三卷，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第四卷，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第五卷，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第六卷，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这样编，是因为作者常常就同一个问题，或在同一种特定情况下，写各种不同形式的作品，不能分开。

三，凡知道写作时间的，按写作时间排序；凡不知道写作时间的，按发表或出版时间排序。发表或出版时间，在题注中说明。

四，有些作品为合作，其合作情况在题注中说明。

五，尽量保留各篇作品最初发表时的文本原貌，当时写法跟现在写法不尽相同的，特在其后加括号标明现在写法。

六，本《全集》为校注本。作者的手稿留下的很少，惟能看出作者在创作上如何精益求精的，是其在印本上所作的修改。本《全集》以一种常见的版本为底本，把其他版本的异文注明。对

词语的注释，仅限于方言词和当时当地的专有名词。

七，本《全集》为插图本。插图都是旧作。有的小说，有多种插图，从中选出一种。少数几幅，选自日译本。全书中的插图，力求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也插入一些书影或手迹。

八，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和资料的残缺不全，作者早期作品中错讹较多。原刊看不清楚的，以“□”号代替；明显的漏字，加“〔 〕”号补入；错字在后加括号标出正字；个别不妥当的字眼，改为“×”号，不加说明；凡作者使用“×”的，则加说明。

2006年9月

目 录

1945 年

李家庄的变迁 (小说)	I
-------------------	---

1946 年

巩固和平 (剧本)	131
催粮差 (小说)	137
挽联一副	146
福贵 (小说)	147
一副戏台对联	165
给郭沫若的复电	166

1947 年

和贝尔登的谈话	167
刘二和与王继圣 (小说)	169
农村剧团的地方性与农村性 (文艺评论)	220

小经理 (小说)	223
艺术与农村 (文艺评论)	229

1948年

我们执行土地法，不许地主富农管 (政论)	233
为啥要组贫农团 (快板)	234
休想钻法令空子 (政论)	
——研究土地法第十六条	237
穷苦人要学当家 (政论)	239
答张元亮问	241
干部有错要老实 (政论)	
——评晋城马坪头“劳资合作”	242
谁也不能有特权 (政论)	244
土地法的来路 (政论)	246
中农不要外气 (政论)	248
不要误解行政命令 (通信)	250
再谈行政命令 (政论)	252
发动贫雇要靠民主 (政论)	253
停止假贫农团活动，不能打击贫雇 (政论)	255
不要受了坏人骗 (快板)	257
考神婆 (鼓词)	260
“自愿”不是“自流” (政论)	268
从寡妇改嫁说到扭正村风 (政论)	270
躺倒不对，起来怎干?	
——村干部思想问题	272
一副贺喜对联	275

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	276
邪不压正 (小说)	280
对改革农村戏剧几点建议	319
“关公”制住“周仓”	323

1949年

致周扬	326
襄垣来信	329
传家宝 (小说)	331
工人文艺问题 (文艺评论)	344
田寡妇看瓜 (小说)	347
也算经验 (创作谈)	349
会师前后 (创作谈)	352
我的水平和宏愿 ——在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	353
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缘起	354
在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356
和荣安的谈话	357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358
斯大林与文学	361
参观之外 (散文)	362

1950年

小更正	365
为天津曲艺公会成立题词	368

关于《邪不压正》	369
土改后的故乡	373
石不烂赶车（鼓词）	375
谈群众创作	410
“说”和“唱”的分野（文艺评论）	414
打倒汉奸（有韵小剧）	416
北京人写什么？	427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诗歌）	431
《金锁》发表前后	432
北京市文代会闭幕词	436

李家庄的变迁^①

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老宋原来也有名字^②，可是因为他的年纪老，谁也不提他的名字^③；又因为他的地位低，谁也不加什么称呼，不论白胡老汉，不论才会说话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④。——是村警也是庙管。

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⑤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⑥一份献供；有人说理，

① 本篇于1946年1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标明“通俗小说”。本书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版。

② “字”，原版作“子”。

③ “字”，原版作“子”。

④ “差”，原版作“差事”。

⑤ “不住”，原版作“当当”。

⑥ “上”，原版缺。

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

一天，老宋正做早饭，听见庙门响了一声，接着就听见那口钟当当当地^①响起来。隔着竹帘子^②看，打钟的是本村的教书先生春喜。

春喜^③，就是本村人，官名李耀唐，是修德堂东家的本家侄儿。前几年老宋叫春喜就是“春喜”，这会春喜已经二十好几岁了，又在中学毕过业，又在本村教小学，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可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汉，把他亲眼看着长大了的年轻后生硬叫成“先生”，也有点不好意思。老宋看见打钟的是他，一时虽想不起该叫他什么，可是也急忙迎出来，等他打罢了钟，向他招呼道：“屋里坐吧！你跟谁有什么事了？”

春喜对他这招待好像没有看见，一声不哼走进屋里向他下命令道：“你去报告村长，就说铁锁把我的桑树砍了，看几时给我说！”老宋去了。等了一会，老宋回来说：“村长还没有起来。村长说今天晌午开会。”春喜说：“好！”说了站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

老宋把饭做成，盛在一个串门大碗^④里，端在手里，走出庙来，回手锁住庙门，去通知各项办公人员和事主。他一边吃饭一边找人，饭吃完了人也找遍了，最后走到福顺昌杂货铺，通知了掌柜王安福，又取了二十斤白面回庙里去。这二十斤面，是准备开会时候做烙饼用的。从前没有村公所的时候，村里人有了事是请社首说理。说的時候不论是社首、原被事主^⑤、证人、庙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面烙饼，赶到说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摊四成，没理的摊六成。民国以来，又成立了村公所；后来阎锡山巧立名目^⑥，又成立了息讼会，

① “地”，原版缺。

② “子”，原版作“一”。

③ “春喜”前，原版有“这”。

④ 串门大碗，即一碗可以吃饱的大碗。——作者原注。

⑤ 原被事主，即原告被告。事主，当事人。

⑥ “巧立名目”，原版作“整理村范”。

不论怎样改，在李家庄只是旧规添上新规，在说理方面，只是烙饼增加了几份——除社首、事主、证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长副、阎邻长^①、调解员等每人一份。

到了晌午，饼也烙成了，人都都来了，有个社首叫小毛的，先给大家派烙饼——修德堂东家李如珍是村长又是社首，李春喜是教员又是事主，照例是两份，其余凡是顶两个名目的也都照例是两份，只有一个名目的照例是一份。不过也有不同，像老宋，他虽然也是村警兼庙管，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小毛自己虽是一份，可是村长照例只吃一碗鸡蛋炒过的，其余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照例还得余三两份，因为怕半路来了什么照例该吃空份子的人。

吃过了饼，桌子并起来了，村长坐在正位上，调解员是福顺昌掌柜王安福，靠着村长坐下，其余的人也都依次坐下。小毛说：“开腔吧，先生！你的原告，你先说！”

春喜说：“好，我就先说！”说着把椅子往前一挪，两只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摸，把脊梁骨挺得直蹶蹶地说道：“张铁锁的南墙外有我一个破茅厕……”

铁锁插嘴道：“你的？”

李如珍喝道：“干什么？一点规矩也不懂！问你时候你再说！”回头又用嘴指了指春喜：“说吧！”

春喜接着道：“茅厕旁边有棵小桑树，每年的桑叶简直轮不着我自己摘，一出来芽就有人摘了。昨天太阳快落的时候，我家里^②去这桑树下摘叶，张铁锁女人说是偷他们的桑叶，硬拦住不叫走，恰好我放学回去碰上，说了她^③几句，她才算丢开手。本来我想去找张铁锁，

① 邻，阎锡山实行“村本政治”时所设立，每邻管五户，五邻为一闾。邻有邻长。

② “家里”后，原版有“（老婆）”。

③ “她”，原版作“他”。

叫他管教^①他女人，后来一想，一些小事走开算了，何必跟她一般计较，因此也没有去找他。今天早上我一出门，看见桑树不在了，我就先去找铁锁。一进门我说：‘铁锁！谁把茅厕^②边那小桑树砍了？’他老婆说：‘我！’我说：‘你为什么砍我的桑树？’她说：‘你的？你去打听打听是谁的！’我想我的东西还要去打听别人？因此我就打了钟，来请大家给我问问他。我说完了，叫他说吧！看他指什么砍树。”

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铁锁：“张铁锁！你说吧！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树？”

铁锁道：“怎么你也说是他的树？”

李如珍道：“我还没有问你你就先要问我啦是不是？你们这些外路人实在没有规矩！来了两三辈了还是不服教化！”

小毛也教训铁锁道：“你说你的理就对了，为什么先要跟村长顶嘴？”

铁锁道：“对对对，我说我的理：这棵桑树也不是我栽的，是它自己出的，不过长在我的茅厕^③墙边，总是我的吧？可是那一年也轮不到我摘叶子，早早地就被人家偷光了……”

李如珍道：“简单些！不要拉那么远！”

铁锁道：“他拉得也不近！”

小毛道：“又顶起来了！你是来说理来了呀，是来顶村长来了？”

铁锁道：“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说话？”

福顺昌掌柜王安福道：“算了算了！怨咱们说^④不了事情。我看双方的争执在这里，就是这茅厕究竟该属谁。我看这样子吧：耀唐^⑤！”

① “管教”，原版作“管教管教”。

② “厕”，原版缺。

③ “厕”，原版缺。

④ “怨咱们说”，原版作“吵嘴解决”。

⑤ “耀唐”后，原版有“（就是春喜）”。